

阴山固本朔野生青

——乌兰察布全域生态治理纪实

●王占义



乌兰察布坐落于阴山脉东段,以山脉为界划分为前山与后山两大区域,群山连绵起伏,草原铺向远方,岱海、黄旗海、察汗淖尔三处内陆湖泊散落于高原之上,是阻隔风沙南下、护卫华北京津地区的关键生态关口。长久以来,各族群众依山放牧、傍湖耕耘,阴山林木稳固水土、抵御风沙,高原湖泊滋养周遭草木,形成山水湖草相融共生的自然格局。这片土地留存着拓跋鲜卑繁衍生息的古老文脉,也镌刻着蛮汉山红色斗争的光荣过往,同时记下滥垦滥牧、风沙肆虐带来的生态创伤。历经数十年全域统筹治理,苍茫塞外高原褪去漫天黄沙,铺展出生机盎然的万顷碧色。

据地方史料记载,古时阴山全域有着严格的护林规约,每到春夏草木萌生的时节,全域禁止采伐林木、捕猎鸟兽,苏木山与蛮汉山林木繁茂,牢牢扼住风沙南下的通道。苏木山地处晋蒙冀三地交界,地势高耸,古时林木苍苍,曾是鲜卑部族休养生息的属地。明代屯守兵士烧荒垦地,清代大肆砍伐林木,整座山岭日渐荒芜,至上世纪五十年代,山间草木稀疏,鲜有飞鸟驻足。清末走西口的移民大量涌入察哈尔草原,成片原生草场被开垦为农田,过度放牧不断消耗地表植被,化德、商都、察右中旗一带土地沙化范围持续扩张。当地民间流传的俗语“一年一场风,从春

刮到冬”,正是往日恶劣生态环境的真实写照。每到春季,狂风裹挟黄沙笼罩城乡,耕地时常被流沙掩埋,岱海与黄旗海水域逐年缩减,环湖芦苇大片枯死,水鸟销声匿迹。蛮汉山区域林木遭无序砍伐,水土流失问题日趋严重,地表沟壑纵横交错,曾经滋养乡野的山泉渐渐断流干涸。

战火纷飞的时代,蛮汉山与苏木山传承下惜绿护土的红色传统。抗日战争时期,贺龙、李井泉率领大青山支队驻扎蛮汉山,部队安营扎寨不会损毁原生树木,行军路线主动避开河湖水源,还带动周边百姓栽种灌木、涵养山泉,用质朴的行动守护山地水土根基。游击队员段升常年驻守深山,一边抗击来犯的敌军,一边劝说当地牧民节制放牧,严禁随意砍伐树木,在硝烟之中延续爱护草木的古老传统。解放战争时期,苏木山作为革命根据地,当地百姓自觉看护残存林木,绝不损毁一草一木,为游击队伍保留隐蔽的绿色依托,红色使命与护绿初心在此紧密交融。

“三北”防护林项目启动后,乌兰察布正式开启全境治沙、全域植绿的漫长征程。当地摒弃单一旗县零散修复的模式,统筹前山山地、后山沙区、高原湖泊、高山草原四大板块分类施治,一套协同联动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逐步构建成型。

南部前山区域以苏木山、蛮汉山为主体,打造区域水源涵养林区。十九岁的董鸿儒扎根苏木山四十余年,带领林场工作人员直面高寒干旱的恶劣条件,在光秃秃的荒岭上反复试种落叶松,历经多次失败,最终培育出三十多亩连片

人工林海。曾经寸草不生的荒山,成为华北规模领先的人工林场,林地覆盖率突破七成,构筑起阻拦风沙南侵的绿色长城。全市同步推进蛮汉山生态修复工作,补植油松、沙棘、柠条等本土耐旱树种,封堵废弃采石坑,治理水土流失沟壑,山地涵养水源的能力稳步提升,多处断流多年的山间溪流再度常年奔涌。集宁城区推进三山两河综合改造工程,在玄武岩荒山上覆土栽树,对霸王河、泉玉林河实施清淤整岸工程,面貌老旧的山城,蜕变为绿意盎然的宜居城区。

北部后山直面浑善达克沙地与科尔沁沙地延伸地带,乌兰察布集中力量攻坚沙化土地治理。化德、商都、察右中旗大范围运用草方格固沙、人工补种牧草、灌木锁沙等治理手段,严格落实禁牧休牧、草畜平衡相关制度,缩减粗放开垦的耕地面积,因地制宜培育耐旱作物,发展生态牧场。广袤的辉腾锡勒高山草甸实行分区管控,严格约束无序开发行为,修复退化的草皮植被,守护独具特色的高寒草原风貌,扭转草场持续沙化的局面。流动黄沙被成片草木牢牢固定,沙尘天气出现频次明显下降,从前掩埋屋舍的黄沙,尽数被连片青草覆盖。

两海一淖尔的水环境整治,是乌兰察布全域生态治理的标志性成果。针对岱海水域逐年缩减的难题,当地推行黄河应急补水、机组水冷改空冷、大面积退灌还水等多项举措,长年坚持补水养护,湖面面积停止下跌并稳步回升,许久不见的水鸟重返湖畔栖息。黄旗海运用智能化监管方式,拆除环湖各类污染设施,落实围

封禁牧、河道清淤工程,水域范围持续扩大,绝迹二十余年的本地鱼类再度现身湖中。察汗淖尔采取跨区域协同治理模式,严控地下水开采规模,环湖栽种芦苇与红柳,逐步复原湿地原生样貌,三处内陆湖泊重新成为高原之上的生态明珠。

大批生态管护人员扎根高原各地,一代接续一代耕耘坚守。苏木山林场一代代护林员寒来暑往巡山护林;河湖管护人员常年巡查岱海、黄旗海沿岸,清理污染源,悉心养护湿地;后山参与治沙的民众春季栽种灌木,秋季管护牧场,长年累月同风沙抗争;基层林草干部走遍市域所有沙区、山林与湖泊,细化管护举措,把生态管护责任落实到每一寸土地。无数平凡工作者默默坚守,凝聚起乌兰察布大地全域复绿的强大合力。

行走在如今的乌兰察布,阴山南北林木层叠,后山沙区青草铺展,岱海与黄旗海碧波荡漾,辉腾锡勒草原芳草连綿,城镇公园与乡村绿地随处可见。全市森林覆盖率、草原植被覆盖率连年稳步增长,持续加固祖国北疆生态安全屏障。

一山分隔南北风光,万顷碧色守护京津大地。乌兰察布以全域统筹思路破解山地、沙地、湖泊并存的生态难题,从前山造林固土、后山治沙锁尘,到内陆湖泊生态修复,从革命年代护山守绿的初心,到当代系统化生态治理,数十年持之以恒,彻底告别风沙围城的旧貌。依托独特的高原生态区位,这座北疆边城始终恪守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理念,守护阴山林木、高原草场与内陆湿地,让北疆大地青绿永续。



石阶坐看晚风吹

●欧兢兢

天暗得慢,下午六时多,日头还剩半张脸。我搬个小竹凳,没坐,直接往家门口石阶上一瘫。

石阶是二十年前铺的,青石板,三块。最上面那块,被鞋底磨得发亮。中间有道细缝,长了半丛狗尾草。风一吹,草穗就蹭我脚踝。痒。我没躲。

妈在厨房收衣服,竹竿晃了晃。几件T恤落下来,她没骂风,只是笑着拍了拍布上的灰。晾衣绳吱呀响,像小时候,外婆推的旧摇椅。

楼下阿婆拎着菜篮子走过,篮子里半把青菜,两个番茄。

她抬头看见我,手一扬:“今天风凉,别回屋太早。”

我点点头,没说话,风已经替我答了。

风从巷口钻进来,先碰了碰墙根的牵牛花。紫色小喇叭晃了晃,又绕到我膝盖边,把裤脚吹得鼓起来,像藏了半只气球,不热,也不冷,刚刚好。

对面人家的门开着,小孩趴在桌上写作业,铅笔在纸上划,沙沙响。他写两个字,抬头看一眼天。又写两个字,再看一眼天。他妈妈没催,只是端了杯凉白开过去,杯子放在桌边,没出声。

有只猫跳上墙,黄白相间,尾巴竖得像根小旗子。它走了几步,停下来。也坐,跟我一起看风。树叶晃,它眼睛眯成两条缝,比我还会享受。

我摸出兜里半块糖,橘子味。糖纸皱巴巴的,剥开,塞进嘴里。甜意慢慢散开,风一吹,连呼吸都软下来。白天那些急急忙忙的事,报表、消息、没说完的话。忽然就轻了,像被风揭下来一页纸,飘走了。

石阶硬,坐久了,屁股发麻。我没起身,挪了挪位置。手往后撑,摸到石板上一道旧刻痕。歪歪扭扭,是我小学时刻的。当时用铁钉刻自己名字,刻到一半手酸,剩半个字,现在还在。没人擦,没人改,它就安安静静待在石头里,像把十岁那天,钉住了。

风又吹,远处有人开窗户。收音机飘出来一句老歌,调子慢悠悠的,不成调,但好听。阿婆在巷口喊自家孙子回家吃饭,声音拖得很长。穿过风,软乎乎的,没有一点火气。

我忽然发现,今天什么都没干,没完成计划,没赶进度,没跟人比谁走得快。我就只是坐在石阶上,看风吹草,看云变慢,看天一点一点暗成浅蓝。原来这样也可以,不算浪费。

以前总觉得,要抓住点什么,要把日子填得满满当当,要每一分钟都有用。今天坐在这才明白,风不用抓,它自己会来,石阶不用跑,它就在这里。你慢下来,世界才会把藏了很久的软,慢慢露给你看。

天彻底暗下来,妈在门口喊我:“饭好了。”

我应了一声,没立刻站起来。又多坐了半分钟,让风最后吹吹我的后颈,让那半丛狗尾草,再轻轻蹭一下我的裤腿。石阶凉丝丝的,托着我,像很多年前,它托着小时候的我。在这儿等妈下班,等外婆买冰棍回来。等风,等天黑,等一个什么都不用急的傍晚。

我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。猫从墙上跳走了,远处的灯一盏盏亮起来,风还在吹。我往屋里走,脚步比来时轻了很多,原来最舒服的 not 是一直往前赶。是你走累了,随便找块旧石阶坐下。晚风吹过来,你忽然发现,自己还在,家也还在,所有没说出口的累,都被风悄悄接走了。

夏日滩涂

汤青摄



七绝·夏是诗画

●黄玉娥

一叶祥云细雨陪,三山秀色暖风裁。
翻花驻景诗犹在,波墨丹青画自开。

雨后观荷

●王小兰

游罢闹市出城东,菡萏池塘开未穷。
霁雨几曾摧傲骨,葳风一度折莲蓬。
盖擎珠泪何堪别,心有柔丝谁与同。
惯看雁来云去远,角隅端坐不言中。

七律·仲夏夜清吟

●穆凤岐

苍冥浩荡月一弯,波洒清辉照九寰。
缈缈绵延河汉迢,莹莹闪烁列星繁。
蛩闻虫豸嘶嘶叫,偶见青磷隐隐燃。
落尽长庚度夜色,沉沉万籁梦方酣。

时光修辞术

●亭雨

站在时光的指尖
蓬勃的气息持续溢过节令
无法消散的怀念日渐丰盈
这个时节,庄稼并不轻易说话
会飞的种子已与阳光举案齐眉
一切爱得如此深沉
恍惚的文字中
虚构的云影被反复念起
种下的期许
更柔软了伏笔几分
漂流的故事里
行走的故乡草木丰盛
奔跑的诗意逆流而上
隔着岁月的风烟
季节的抒情段落难分
远方依旧遥远
走丢的风景
和失散的语言隔空对坐
绽放的芬芳独自流浪
所有不期而遇的邂逅
永远是最美的缘分
而隐行于潮水下的漂泊
又会写意怎样的斑斓序章



穿过卧佛山

●侯晓华

在我的故乡卓资县卓资山镇西南六里处,群山开合、大河迂回,一尊巨山安然横卧天地之间。山势舒展坦荡,气韵恢宏端庄,宛若一代伟人静卧塞上大地,枕黑山、瞰平川、守黑河、护乡关。这便是故土卓资最神圣、最雄伟、最具灵气的地标——卧佛山。

一山横空,气象万千。卧佛山侧,凉山连绵起伏、层峦叠翠;大黑河穿山绕谷,迂回跌宕,在两山夹持之间奔腾回旋,劈出一道雄奇壮阔的大刀湾大峡谷。山水相拥,佛卧平川,造就了塞北高原独一无二的宏伟格局与迷人风光。这座山,沉默千年,却完整见证了新旧两部走西口的浩荡史诗。

旧时走西口,是求生的迁徙、苦难的跋涉。数百年间,晋陕口里苍生百姓,为避荒年、求生存,背井离乡、逆河而上,沿着大黑河道、大刀湾古谷向北挺进。彼时这里野岭荒芜、河谷寂寥、寒风凛冽、地瘠人稀,实属塞外不毛之地。先民徒步古道、栉风沐雨,

越凉山、绕佛湾、穿荒谷,以血肉之躯闯边关,以坚韧之志拓荒原。一锄一土开垦田地,一砖一瓦搭建家园,九省十三县流民在此落脚扎根、通婚交融、耕读传家,把苦寒塞上,慢慢耕耘成烟火绵延的故乡热土。

彼时山河苍凉,唯有卧佛山静静横卧、默默接纳万千漂泊游子,无声见证着一代先民苦难求生、绝地扎根的悲壮岁月。

今日新走西口,是时代的迁徙、追梦的远行。山河巨变、世道翻转,曾经苦寒闭塞的卓资大地,早已路网纵横、山河锦绣、文旅勃兴。京包高铁、京藏高速、京新高速、唐包铁路万吨重载货运等国家级交通大动脉,在此汇聚成北疆振兴的神经。

卧佛山隧道、福生庄隧道穿山破壁,天堑变通途;重载铁路沿大刀湾天然弧度铺展超大弯道,钢铁长龙昼夜盘旋、呼啸山河;国道车流不息、高铁风驰电掣、高速四通八达。昔日泥泞古道,化作通达大海的时代大

道;昔日荒寂深谷,蝶变盛夏最热闹的避暑回廊。

每至三伏盛夏,大刀湾峡谷清风习习、绿意森森、河水潺潺、凉意袭来,成为八方游客避暑康养的网红秘境。河滩之上、林荫之畔,房车连片、帐篷林立、烧烤飘香,人声鼎沸,游人戏水纳凉、山野欢聚、休闲度假,昔日苦寒荒谷,如今烟火融融、盛世祥和。

一山跨越古今,一眼阅尽悲欢。卧佛山横卧黑河之畔,从容俯瞰人间沧桑、世道轮转。它见过旧时走西口的向北求生、口里百姓舍家远徙、踏荒北上,以坚韧改写命运、以勤劳孕育故乡;它又见新时代的向南追梦,卓资儿女顺着四通八达的现代路网,奔赴呼包鄂都市热土、奔赴广阔繁华。

上世纪的卓资,人丁鼎盛、烟火繁盛,二十万各族儿女相守山河、共建家园,村村有炊烟、乡乡有热闹、处处是生机。而今城镇化大潮席卷南北,大城市虹吸不息,游

子渐行渐远,偌大故乡,常住人口不足八万。山河越变越美,道路越变越宽,风景越变越迷人,故乡却悄然上演着耐人深思的“空城记”。游人慕名而来,只为卧佛山的雄奇、大刀湾的清涼、卓资城的秀美;游子踏路远去,只为更好的生活、更远的远方、更广的前程。

唯有卧佛山,岁岁横卧、千年不语。它枕着大黑河的涛声,守着凉山的风骨,阅尽古道沧桑、铁道更迭、古今迁徙、人间聚散。山前古寺清幽、禅意安然,山后隧桥纵横、车流奔腾,一静一动、一古一今、一苦一甜,写尽卓资百年风云。

从前,古道崎岖,人们拼命走出苦寒;如今,山河锦绣,人们却慢慢走出故乡。穿过卧佛山,便是穿过一部完整的走西口史、交通史、变迁史、乡愁史。山河壮丽,岁月悠长,这座横卧黑河大地的圣山,将继续守望故土、见证未来。